論語會意

【卷下】

先進第十一
顏淵第十二
子路第十三
憲問第十四
衛靈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陽貨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張第十九
堯曰第二十

目錄

邱序 …… 4
林序 …… 6
作者序 …… 8
卷上
學而第一 …… 12
為政第二 …… 28
八佾第三 …… 51
里仁第四 …… 79
公冶長第五 …… 96
雍也第六 …… 125
述而第七 …… 153
泰伯第八 …… 181

子罕第九 …… 202
鄉黨第十 …… 228

卷下

先進第十一 …… 249
顏淵第十二 …… 276
子路第十三 …… 300
憲問第十四 …… 326
衛靈公十五 …… 371
季氏第十六 …… 401
陽貨第十七 …… 418
微子第十八 …… 445
子張第十九 …… 462
堯曰第二十 …… 483

先進第十一

01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會意※

孔子說：「前輩對於禮樂方面的講究，重於實質，讓人覺得有如質樸的鄉野百姓；後輩對於禮樂方面的講究，著重於表面上，有如君子文質彬彬的表現。如果要以禮樂來感化人，那我要依從前輩的質樸。」

※註※

一、先進：前輩。

二、野人：粗野無文的鄉村百姓，比喻質樸的人。

02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會意※

孔子說：「以前跟隨我在陳蔡受困的學生，現在都不在我門下了。」德行科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冉雍）。言語科有：宰我、子貢。政事科有：冉有、季路。文學科有：子游、子夏。

※註※

一、陳蔡：陳，春秋時陳國，媯姓，在今河南東部及安徽一部分。蔡，春秋時蔡國，姬姓，在今河南上蔡一帶。據《孔子世家》記載，魯哀公四年，吳國伐陳，楚國出兵救陳。當時孔子和弟子們，正由陳國到

蔡國途中，於是楚國派人要聘請孔子，陳蔡二國擔心楚國重用孔子，因而派兵圍困孔子一行，以至於絕糧七天。

03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 **會意** ※

孔子說：「顏回啊！不是能幫助我的學生，對於我所說的話，沒有不由衷喜悅的。」

04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 **會意** ※

孔子說：「閔子騫真是孝順啊！他人不能非議其孝順父母、友愛兄

弟的言行。」

05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兄之子妻之。

※會意※

南容每天再三地誦詠《白圭》的詩篇，以警惕自己，孔子將他哥哥的女兒嫁給他。

※註※

一、白圭：是《詩經．大雅．抑篇》的篇名。內容是：「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以此來比喻，說話要謹慎，不要留下污點。

06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會意※

季康子問說：「你的學生，哪一位比較好學？」孔子回答說：「有一位叫顏回的學生比較好學，但不幸短命死了，現今就沒有了。」

07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會意※

顏淵死了，他的父親顏路請求孔子賣掉座車，來為顏淵買外椁。孔子說：「不論有沒有才能，也都各為自己的兒子說話。當孔鯉死時，埋葬時也只有內棺而沒有外椁。我沒有賣掉車子來替他買外椁，因我以前當過大夫，是不可徒步行走，這是有失禮儀的。」

※註※

一、棺椁：古時棺木有兩層，內層稱為「棺」，外層稱為「椁」。

※人物簡介※

顏路：姓顏名無繇，字路，有人稱為顏由，春秋末（西元前五四〇年）生於魯國。為孔子早期的學生，少孔子六歲，是顏回的父親。

孔鯉：（西元前五二二年至前四八二年）姓孔名鯉，字伯魚，為孔子的獨子，年五十先孔子去世，生伋，字子思。其名鯉，乃因出生時，剛好魯召公以鯉魚賜孔子，為感君恩而以此命名。

08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會意※

顏淵死時，孔子傷心地說：「唉！老天爺真要我的命！老天爺真要我的命。」

09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 會意 ※

顏淵死時，孔子哭得很悲慟。隨侍的學生說：「老師您哭得太悲慟了。」孔子說：「有太悲慟嗎？我不為這樣的人悲慟，卻要為誰悲慟呢？」

10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會意※

顏淵死時，其他的同學想要厚葬他。孔子說：「不可以。」同學們還是厚葬他。孔子說：「顏回啊！你把我當成父親看待，我卻不能將你當成自己的兒子，使你的葬禮能合禮制，這不是我的意思，是那些學生的主意。」

11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會意※

季路（子路）請問事奉鬼神的方法。孔子說：「未能將人事奉好，怎能將鬼神事奉好呢？」子路又問：「冒昧請問死後的情況？」孔子

說：「在世的情況都不能透徹，怎能知道死後的情況呢？」

12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 **會意** ※

閔子騫陪侍在孔子身邊，顯得溫和而正直，子路顯得剛強威武，冉有和子貢顯得和樂。孔子此時覺得很快樂，不過卻告誡子路說：「像仲由這樣剛強好勇，恐怕不能善終。」

13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會意※

魯國的執政大臣要改建舊金庫。閔子騫說：「按照舊規格修建就可以了，何必要改建呢？」孔子說：「這閔子騫不開口便罷，一開口就合道理。」

※註※

一、長府：擴建金庫。府，是古代儲存貨財的倉庫，即金庫。長，是擴建。

二、仍舊貫：按照原來的規格。

14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會意**※

孔子說：「子路彈瑟的音調如此粗陋，怎可稱為我的學生呢？」因此其他的同學，對子路起不尊敬之心。孔子又說：「子路的境界已到相當地步，好比已進入廳堂，還沒到達內室而已。」

15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會意**※

子貢問：「顓孫師（子張）與卜商（子夏），誰比較賢能？」孔子

說：「子張過頭了一些，子夏不及了一些。」子貢又問：「那麼子張的能力比子夏要強嗎？」孔子說：「過頭和不及，都是有失中道。」

16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會意※

季氏比周公富有，然而冉求卻當他的家臣，幫他搜括民財，以增加他的財富。孔子說：「這不像我學生應有的作為，同學們可以去聲討他的罪狀。」

※註※

一、聚斂：搜括民財。

二、附益：增多。

三、鳴鼓而攻之：聲討他的罪狀。

17

柴(ㄔㄞˊ)也(ㄧㄝˇ)愚(ㄩˊ)，參(ㄕㄣ)也(ㄧㄝˇ)魯(ㄌㄨˇ)，師(ㄕ)也(ㄧㄝˇ)辟(ㄆㄧˋ)，由(ㄧㄡˊ)也(ㄧㄝˇ)喭(ㄧㄢˋ)。

※**會意**※

高柴的資質愚昧，曾參的資質魯頓，子張（顓孫師）的個性偏激，子路（仲由）的個性魯莽。

※**註**※

一、辟：偏激。

二、喭：魯莽、粗率。

※人物簡介※

高柴：姓高名柴，字子羔，也稱季羔、子皋、子睪。春秋末（西元前五二一年）生於衛國，為孔子的學生，少孔子三十歲。其身體矮小，不滿五尺，狀貌醜陋，才智不足，但頗有行政能力。

18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會意※

孔子說：「顏回的德行已經接近完美了，但生活卻非常貧窮。端木賜（子貢）不守修道的本分，卻對經商很有興趣，對於商情的預測，經常很準確。」

※註※

一、庶：差不多近於完善。

二、屢空：經常空無一物，表示很貧窮。

三、不受命：不接受修道的勸進，或不守修道的本分。

四、貨殖：經商。

五、億：預測

19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會意※

子張請問學做善人的方法。孔子說：「如果不學習先人遺留的言行聖跡，又不深入實踐聖人的深奧境界，那就很難達到。」

※註※

一、善人：指道德高尚的人。

二、踐迹：繼承先人的聖業。

三、入於室：進入聖人深奧的境界。

20

子(ㄗˇ)曰(ㄩㄝ)：「論(ㄌㄨㄣˋ)篤(ㄉㄨˇ)是(ㄕˋ)與(ㄩˊ)，君(ㄐㄩㄣ)子(ㄗˇ)者(ㄓㄜˇ)乎(ㄏㄨ)？色(ㄙㄜˋ)莊(ㄓㄨㄤ)者(ㄓㄜˇ)乎(ㄏㄨ)？」

※會意※

孔子說：「只從言論的篤實，是很難論斷一個人，是腳踏實地的真君子？或是裝飾的偽君子？」

※註※

一、論篤：言論的篤實。

二、色莊：神色故意裝得莊重。

21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會意**※

子路問：「聽說了就可去實行嗎？」孔子說：「有父親兄長在，要先請示他們，怎可聽說了就去實行呢？」冉有也問：「聽說了就可去實行嗎？」孔子說：「聽說了就可以去實行。」公西華說：「子路也

問『聞斯行諸？』老師答說：『有父兄在，要先請示他們。』冉有也問『聞斯行諸？』，老師答說：『聽到了就可以做。』我心中覺得很疑惑，膽敢請問老師？」孔子說：「冉有的個性畏縮，所以鼓勵他前進；子路好勇過人，所以勸退他。」

※註※

一、退：畏縮。

二、兼人：勇氣過人。

22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會意※

孔子在匡地被誤認為陽貨而受困，師生失散，等脫困後，顏淵最後回來。孔子擔心地說：「我以為你死了。」顏淵說：「老師還健在，我怎敢先死呢？」

23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 **會意** ※

季子然問：「仲由（子路）、冉求（冉有）可稱為品德高尚的大臣嗎？」孔子說：「我以為你要問別的人，竟然只問仲由和冉求。所謂的大臣，要能以正道來侍奉君王，如果不能的話就辭官。如今仲由與冉求，只能稱為充數的臣子而已。」季子然又問：「然而他們會順從長官嗎？」孔子說：「對於弒君、弒父等事情，他們是不會順從的。」

※ **註** ※

一、具臣：備位充數的臣子。

※ **人物簡介** ※

季子然：季平子之子，季桓子之弟。因當時子路與冉求都是季氏的家臣，所以才問這些問題。

24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會意※

子路推薦子羔（高柴）擔任費邑的邑宰。孔子說：「你會傷害到年輕的子羔。」子路說：「此地有百姓，又有社稷，可供他實地學習，為何一定要讀書，才算是學習呢？」孔子說：「由於此事，讓我討厭強詞奪理的人。」

※註※

一、賊：傷害。

二、佞：善辯。

25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

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會意※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陪坐在孔子身邊。孔子說：「不要以為我的年齡比你們大，就不敢把心裡的話表達出來，不要過於拘謹。你們平時說：『沒有人知道我的才能。』如果有人知道，你們要如何處理

呢？」

子路輕率地回答說：「如果一個擁有千乘的國家，夾在大國中，經常遭到軍隊的侵犯，又遇上饑荒，要是讓我去治理，只要三年的時間，就可以使百姓勇武善戰，而且深明大義。」孔子不以為然地微笑一下。

又問冉有（冉求）說：「冉求，你要如何呢？」冉有回答說：「如果有一個六七十里的地方，或者是五六十里的地方，讓我去治理，只要三年的時間，可以使百姓豐衣足食。至於要以禮樂教化，那只有等待有德的君子去實行了。」

又問公西華（公西赤）說：「公西赤你要如何呢？」公西華回答說：「我不敢說一定能做到，只是願意學習。有關宗廟祭祀的事，或者列國諸侯會盟時，如有用我時，我願意穿著禮服，戴著禮冠，學做贊禮的小相。」

孔子又問曾皙（曾點）說：「曾點你要如何呢？」曾皙聽到孔子問他，正在彈瑟的他，漸漸稀疏聲音，鏗然一聲結束，放下瑟，站起來回

答說：「我和他們三位所說的不同。」孔子說：「那有什麼關係，只不過是說說各人的志趣吧了！」曾皙說：「當春末時，春服已經製好，能邀上五六位成年的朋友，帶著六七位未成年的童子，到沂水去沐浴，然後再到祈雨的祭壇去乘涼，最後大家唱著歌回家。」

孔子聽後，讚歎一聲說：「我讚同曾點的志趣。」子路、冉有、公西華三人出去後，曾皙較慢離開，問說：「他們三位所說的話如何呢？」孔子說：「只不過說說各人的志趣罷了。」曾皙問：「老師為何笑仲由呢？」孔子說：「治國要以禮讓，他說話不謙讓，所以笑他。」

曾皙又問：「難道冉求所說的，不是治理邦國嗎？」孔子說：「冉求所說治理六七十里的地方，或是五六十里的地方，不就是邦國嗎？」

曾皙又問：「那麼公西赤所說的，難道不是治理邦國嗎？」孔子說：「關於宗廟祭祀，以及諸侯會盟，不就是諸侯的事嗎？公西赤只能當小相，又有誰能當大相呢？」

※註※

一、率爾：輕率不加思索的樣子。
二、攝：夾處其間。
三、知方：知道大義所在。
四、哂：微笑，有不表贊同之意。
五、會同：古代諸侯朝見天子。
六、端章甫：古代一種禮服與禮冠的合稱。
七、鏗爾：停止彈瑟的收尾聲。
八、暮春：三月下旬。
九、冠者：指成年人。古代滿二十歲的成年，才開始帶帽子。
十、浴乎沂：在沂水沐浴。沂水，在魯城東南尼丘山麓。
十一、風乎舞雩：在舞雩的祭壇上乘涼。雩，是天旱時求雨的祭名。舞雩，是祭天祈雨時以歌舞娛神。此祭壇在魯國曲阜城南。

※人物簡介※

曾晳：姓曾名點，字子晳，春秋末年生於魯國南武城（今山東平邑），孔子的學生，曾參的父親，其先祖夏少康之子曲烈，封於鄫，三傳至曾點。個性狂放。

顏淵第十二

01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 **會意** ※

顏淵請問仁，孔子說：「克制私慾，使言行合於禮節，就是仁。如果真有一天能做到克己復禮，天下人就能稱讚你是位仁者。實踐仁道由自己做起，難道是由他人去做嗎？」顏淵問說：「請問實踐仁道的細目？」孔子說：「不合乎禮不要看，不合乎禮不要聽，不合乎禮不要

說，不合乎禮不要做。」顏淵說：「我顏回雖不聰敏，一定盡力去實踐這些話。」

02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會意※

仲弓（冉雍）請問。孔子說：「出家門與人會面，就要如同去謁見貴賓一樣慎重；使喚百姓時，就要如同承擔重大祭典一樣莊重。自己不願意接受的，不要加在別人身上。如此在官場上，沒有人會怨恨，在家中，也沒有人會怨恨。」仲弓說：「我冉雍雖不聰敏，一定盡力去實踐這些話。」

03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會意※

司馬牛請問仁。孔子說：「有仁德的人，他說話要很謹慎，不隨便開口。」司馬牛又問說：「不輕易開口說話，這就是仁道了嗎？」孔子說：「實行仁道是很難的，說話怎能不謹慎呢？」

※註※

一、訒：不輕易說話。

※人物簡介※

司馬牛：姓司馬名耕，字子牛，也稱司馬牛，春秋末年宋國人。為

孔子的學生，多言而浮躁，孔子於此章勸其說話要謹慎。

04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會意※

司馬牛請問君子之道。孔子說：「君子要能不憂愁不恐懼。」司馬牛又問：「能不憂愁不恐懼，就可以稱為君子了嗎？」孔子說：「自我反省而沒有愧對他人，又何須憂愁恐懼呢？」

05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會意※

司馬牛憂心地說：「他人都有兄弟，唯獨我沒有。」子夏說：「我卜商（子夏）聽說：『生死自有天命，富貴由天安排。』君子要心存誠敬而沒有過失，與人相處要謙恭有禮。那麼全天下的人，都可以當成兄弟，有德君子怎會憂心沒有兄弟呢？」

06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會意※

子張請問明智之道。孔子說：「有如水的滲透而不自覺的讒言，有如親身感受而深受感動的訴冤，都不會受其蒙騙，可說是明智了。這種滲透心裡的讒言，能感動人的訴冤，都能識破而行不通，可說是見識深遠了。」

※註※

一、浸潤之譖：有如水逐漸滲透，使人不自覺的讒言。

二、膚受之愬：有如親身感受的訴冤。

07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 會意 ※

子貢請問治國之道。孔子說：「要使百姓豐衣足食，使兵強馬壯，而且要取得百姓的信任。」子貢說：「如果必不得已要去除，這三項以哪項為先呢？」孔子說：「去除軍隊。」子貢又問：「再必不得已要去除，在二項中以哪項為先呢？」孔子說：「要去除食物。自古以來，人都會死亡，但沒有誠信就不能立足於世。」

08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會意※

棘子成說：「君子只要質樸就可以了，何必要文飾呢？」子貢說：「很可惜啊！先生有關於君子的說法。話只要一出口，就是用駟馬追趕，也無法追回，所以要慎重啊！文彩有如實質，實質有如文彩，有相輔相成的關係。斑爛的虎豹，除毛後的皮革，與犬羊去毛的皮革，非常類似，是很難區別的。」

※註※

一、駟不及舌：一言出口，雖駟馬的速度，不能追及而收回。

二、鞟：去毛的皮革。

※人物簡介※

棘子成：春秋時，衛國的大夫。曾與子貢論文質的概要，而有此章的記載。

09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會意※

魯哀公問有若說：「年逢饑荒，國家經費不夠用，要怎麼辦？」

有若回答說：「為何不實施十分取一的稅法呢？」魯哀公說：「現在實

行十分取二都不夠用，那十分取一怎麼夠用呢？」有若回答說：「如果百姓富足，國君怎麼會不富足呢？如果百姓不富足，國君怎麼會富足呢？」

※註※

一、徹：周代實施十分取一的稅法。

10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會意※

子張請問崇德、辨惑。孔子說：「待人處事以忠信為主，見到義理

就要遵從，就是崇尚道德。喜歡一個人時，就要他活著，討厭他時，就要他去死。既然希望他活著，又希望他去死，就是迷惑。」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古來大德皆以置於「季氏篇」第十六章為宜。

11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會意※

齊景公向孔子問治國之道。孔子回答說：「君王要盡君王的責任，臣子要盡臣子的責任；父親要盡父親的責任，兒子要盡兒子的責任。」齊景公說：「這話說得好。如果君王不盡君王的責任，臣子不盡臣子的

責任；父親不盡父親的責任，兒子不盡兒子的責任。雖然有粟米俸祿可領取，我能夠安心的享用嗎？」

※人物簡介※

齊景公：春秋末年齊國的國君，名杵臼，齊靈公的兒子，在崔杼殺齊莊王後，被立為國君。在位期間，好治宮室，聚狗馬，厚賦重刑，致使人民逃離公氏，歸於田氏。孔子在此章趁機給他建言。

12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會意※

孔子說：「能夠以一句話就可決斷訴訟案件的人，恐怕只有仲由（子路）了。」子路對承諾的事，一定馬上付諸實行，從不拖延。

※註※

一、片言：一句話。

二、宿諾：隔夜的諾言，留到次日才實行。

13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會意※

孔子說：「審理訴訟案件，我和他人一樣，必定要使訴訟的雙方和解而不再訴訟。」

14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會意**※

子張請問「為政之道」。孔子說：「在職位上不懈怠，辦事要忠誠無私。」

15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會意**※

孔子說：「廣為研習典章制度，以禮節來約束自己，也就不會背離正道了。」（此章同於「雍也篇」第二十五章）

16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會意**※

孔子說：「君子成就他人的美德，不促成他人造惡，小人正好相反。」

17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會意**※

季康子向孔子請問政事。孔子回答說：「所謂的『政』，就是端正。先生能率先行正道，有誰敢不行正道呢？」

18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會意※

季康子憂患國內的盜賊太猖狂，向孔子請教。孔子回答說：「如果先生居上位，不會貪求無厭，雖獎賞百姓，也不會去偷盜。」

19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會意※

季康子向孔子請教「政事」，說：「如果以殺戮無道的方法，把國家的政治歸向清明，如何呢？」孔子回答說：「先生治理國家的政事，何必用殺戮的方法呢？先生想要向善，百姓自然就會向善。君子的大德有如風，小人的品德有如草，風吹於草上，草一定會隨著傾倒。」

20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會意※

子張問：「士人要如何才算是通達呢？」孔子說：「你所要問的通達，是什麼意思呢？」子張回答說：「在國家做事要能聞名，在士大夫家做事要能聞名。」孔子說：「那是聞名，而不是通達。說到通達，是本質要正直而喜好義理，善於觀察他人的言語和表情，處處想到謙下於人，在國家必定通達，在士大夫家必定通達。談到聞名，在表情上能表現仁慈，行為卻是相反，還自以為是而且無所疑懼，如此在國家必定聞名，在士大夫家必定聞名。」

※註※

一、達：事理通達。

二、聞：聞名、有名譽。

三、居之不疑：自以為是而無所畏懼的態度。

21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會意※

樊遲跟隨孔子到祈雨的祭壇下遊賞。問說：「敢問老師，什麼叫做崇德、修慝、辨惑？」孔子說：「你問得很好。能盡力先去從事工作，再求取所得，不就是崇尚道德嗎？能反省自己的惡行，不要去指責他人的惡行，不就是改正惡念惡行嗎？為了一時的忿怒，卻忘記了自身及親人的安危，不就是迷惑嗎？」

※註※

一、舞雩：求雨的祭壇。

二、脩慝：改正錯誤。

三、辨惑：辨別混淆迷惑的事情。

22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會意※

樊遲請問仁道。孔子說：「要能愛護他人。」請問明智。孔子說：

「要能了解他人。」樊遲不明白其中的意義。孔子說：「舉用正直的人，來替代不正直的人，能使不正直的人，改變成正直的人。」樊遲離開後，遇到子夏，說：「剛才我遇到老師，向他求教明智之道，老師說：『舉用正直的人來替代不正直的人，能使不正直的人，改變成正直的人。』這是什麼意思呢？」子夏說：「這句話的內涵真豐富啊！虞舜擁有天下，在眾人中選用賢能的人，舉用了臯陶，沒有仁德的人就遠離了。商湯擁有天下，在眾人中選用賢能的人，舉用了伊尹，沒有仁德的人就遠離了。」

※ **註** ※

一、鄉：同嚮，剛才。

※ **人物簡介** ※

臯陶：又稱咎繇，東夷族的首領，生於曲阜（今山東曲阜）。姓

偃，被虞舜任命掌理刑政，因佐禹治水有功，禹欲讓位於他，因早死，未繼位。後禹封其後裔於英（即英氏，今安徽六安西）、六（今安徽六安）。

伊尹：商朝初年的大臣，名摯，又稱伊摯，尹為其官名。曾輔佐湯伐桀滅夏，建立商朝，被任命為宰相。當太甲即位時，因不遵商湯的律法，被他放逐于桐（今河南偃師），攝政三年後，太甲悔過，迎歸復位，並為相輔。

23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會意※

子貢請問交友的方法。孔子說：「忠實地勸告，並且盡力善於引

導，如不肯聽從就停止，以免自取其辱。」

24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會意**※

曾子說：「君子要以學文來會合朋友，交友要以仁德來相輔相成。」

子路第十三

01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會意※

子路請問政事。孔子說：「執政者要以身作則，要刻苦耐勞。」請求再補充。孔子說：「不要厭倦。」

02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會意※

仲弓（冉雍）當了季氏的家臣，請問政事。孔子說：「要率先由各部門主管人員做起，要赦免小過失，舉用賢能的人才。」仲弓問：「怎樣知道是賢才而任用他呢？」孔子說：「任用你所知道的賢才，你不知道的，別人怎會捨棄他呢？」

※註※

一、有司：古代管事者的稱呼。因古代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故稱有司。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會意※

子路問說：「衛國國君等待老師幫助他治理國政，老師要從何處著手呢？」孔子說：「必定從正名開始。」子路說：「有這樣的事嗎？老師未免太不切合實際了，何必要正名呢？」孔子說：「你真是太魯莽

了，仲由（子路）！君子對於自己所不懂的事情，就不要發表意見。如果名義不正，說話就不順理；說話不順理，做事情就不能成功；做事不能成功，禮樂就不能實施；禮樂不能實施，刑罰就不得當；刑罰不能得當，老姓就會無所適從。所以君子所定名的，必定能說的合理；說的能合理，一定能付諸實行。君子對於自己所說的話，是不可輕率隨便的。」

※註※

一、正名：正其名義。

二、迂：不切實際。

三、野：粗野、魯莽。

四、闕如：不表達意見。

五、苟：輕率。

04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會意※

樊遲請問學耕種的事。孔子說：「我不如種田的老農夫。」請問學習種花木蔬果的事。孔子說：「我不如種菜果的老園丁。」樊遲離開後。孔子說：「樊須（樊遲）真是一個不識大體的小人物。在上位者喜好禮節，那百姓不敢不恭敬；上位的人喜歡義理，那百姓就不敢不服從；上位者喜好誠信，那百姓就不敢不誠實。能做到如此的地步，那四

方的百姓，就會揹著小孩前來歸附，何必要自己去耕種呢？」

※註※

一、情：誠實。

二、襁負：以布幅束小兒於背上。

05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會意※

孔子說：「讀完《詩經》三百餘篇，如果交付給他的政事，還不能通情達理處置妥當；奉命出使他國，仍不能隨機應變而完成使命，雖然滿腹經綸，又有何用呢？」

※註※

一、專對：隨機應對，達成任務。

06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會意※

孔子說：「執政者本身行為正當，不用命令，百姓也會施行；如果本身行為不正當，雖然命令了，百姓也不會順從。」

07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會意※

孔子說：「魯國和衛國，都是兄弟之邦，其政治情形也差不多。」

※註※

一、魯：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的分封國。在西元前十一世紀所封，姓姬，在今山東西南。

二、衛：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的分封國。在西元前十一世紀所封，姓姬，建都在朝歌（今河南淇縣）。

08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會意※

孔子稱讚衛公子荊說：「善於整理住家，家中器物剛有時，就說：『差不多很合適了。』稍有增加時，就說：『差不多很完備了。』等到富有時，就說：『差不多很完美了。』」

※ **人物簡介** ※

衛公子荊：春秋時衛國的公子，字南楚，衛獻公的兒子。在當時奢侈成風的時代裡，衛公子荊能夠具有如此的君子風度，因而受到孔子的讚賞。

09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 **會意** ※

孔子前往衛國，冉有替他駕車。孔子說：「人口真是眾多啊！」冉有說：「既然人口眾多，還要加強什麼？」孔子說：「要使百姓的生活富足。」冉有又問說：「既然生活富足了，還要加強什麼？」孔子說：

「要教育他們。」

※**註**※

一、適：前往。

二、僕：駕御馬車。

10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會意**※

孔子說：「如果有任用我從政，只要一年的時間，就可以有成效了，如果經過三年，必有大成就。」

※註※

一、朞月：一周年。

11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會意※

孔子說：「古人曾說：『善於政事的人，治理邦國一百年，就可以改除殘暴的政治，免於無辜的殺戮。』這句話說得很實在啊！」

※註※

一、勝殘去殺：克除殘暴，免於殺戮。

12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會意※

孔子說：「如果有推行仁政的聖王，必須要施政三十年，才能使仁政行於世上。」

13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會意※

孔子說：「執政者如果能夠端正本身，對於從事於政治有何困難呢？不能夠端正本身，如何去引導他人端正呢？」

14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會意**※

冉有從季氏的官府回來。孔子說：「為何那麼晚回來呢？」冉有回答說：「有政務處理。」孔子說：「那只是平常的事情，如果是重要政務，雖然已不任用我，我還是能夠聽到的。」

※**註**※

一、晏：晚。

二、雖不吾以：雖然不任用我。

15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會意※

魯定公問說：「一句話能振興邦國，有這樣的事嗎？」孔子回答說：「說話不要如此預料，但古人說過：『當一國君王很困難，要當臣子也不容易。』如果能夠知道君王不好當，而謹慎於國政，這句話不就幾近於振興國家嗎？」魯定公又問：「一句話可能喪失國家，有這樣的

事嗎？」孔子回答說：「說話不要如此預料。但古人說過：『我當君王沒有什麼值得快樂的，只是我的話沒有人敢違抗而已。』如果所說的話是美好的，而沒有人違抗，不也是很好嗎？如果不是美好，卻沒有人敢違抗，這一句話不就是接近喪失國家嗎？」

16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 **會意** ※

葉公請教政事。孔子說：「讓鄰近的人喜悅，讓遠處的人歸附。」

17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會意※

子夏當莒父的邑宰，請問政事。孔子說：「做事不可要求速成，不可只顧小利。想要快速就不容易達成目標，只顧小利，那大事就不能成就。」

※註※

一、莒父宰：莒父的管理長官。莒父，魯國西部的小邑。

18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會意※

葉公告訴孔子說：「我們鄉里中有個直率的人，他的父親偷羊，兒子去檢舉父親。」孔子說：「我們鄉里中直率的人，他的作法不同。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直率的精神就在其中了。」

※註※

一、直躬：本身直率。

二、攘羊：偷牽羊。

三、證：檢舉。

19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會意※

樊遲請問仁。孔子說：「平時起居要恭謹，處理事情要敬慎不怠，與人來往要以忠誠。雖然身處夷狄的蠻荒地方，也不可拋棄。」

20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 會意 ※

子貢問說：「要怎樣才能稱得上是士人呢？」孔子說：「對於自己的行為要有廉恥心，出使於四方的國家，不辱君王所交代的任務，就可稱為士人了。」子貢又問：「膽敢請教次一等的？」孔子說：「宗族的人都稱讚他的孝行，鄉里的人都稱讚他的悌道。」子貢再問：「膽敢再問次一等的？」孔子說：「說話必守信用，做事必能果斷，能堅守自己的原則，雖是鄙賤的小人，也可稱為再次一等的了。」子貢又問：「如今從政的人如何呢？」孔子感嘆地說：「唉！如斗筲器量狹隘的人，怎可稱為士人呢？」

※**註**※

一、行己有恥：對於本身的行為有羞恥心。

二、硜硜然：小人鄙賤的樣子。

三、斗筲：器量狹小。

21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會意**※

孔子說：「我得不到中道而行的人才而加以教導，也只好教導狂狷的人才。狂者知道進取，狷者能夠有所不為。」

※註※

一、中行：依中道而行。

二、與之：傳授、教導。

三、狂狷：狂，過於進取。狷，過於保守。

22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會意※

孔子說：「南方的人有句話說：『人沒有恆心，不可以當巫醫。』這句話說得很好。《易經・恆卦・九三爻》說：『德行不恆常，可能要承受被羞辱的後果。』」孔子說：「那沒恆心的人，可能沒有占過這爻辭。」

23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會意※

孔子說：「君子能和諧而不結私黨，小人結私黨而不和諧。」

24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會意※

子貢問說：「同鄉里的人都喜歡他，這人如何呢？」孔子說：「還不能說他是好人。」子貢又問說：「同鄉里的人都討厭他，這人如何

呢？」孔子說：「也不能說他是壞人。倒不如同鄉里的好人都喜歡他，那些壞人都討厭他，才能說他是好人。」

25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 會意 ※

孔子說：「君子容易侍奉，然而不容易取悅，如果取悅於他，不以正道，是不會喜悅的；等到要用人時，依其才能而任用。小人難以侍奉，然而卻容易取悅，取悅於他，雖不是正道，也會喜悅；等到要用人時，卻處處求完備。」

26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會意※

孔子說：「君子的態度，安詳舒泰而不驕傲；小人的態度，驕傲而不安詳舒適。」

27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會意※

孔子說：「剛健、果敢、樸素、信實，接近仁德。」

28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會意**※

子路問說：「要如何才能稱為士人呢？」孔子說：「要能互相切磋勉勵，臉上常顯出快樂，就可稱為士人了。朋友之間，要互相切磋勉勵；兄弟之間，要能和悅相處。」

※**註**※

一、切切偲偲：互相切磋勉勵。

二、怡怡：和悅的樣子。

29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會意**※

孔子說：「善於領導的人，教導百姓七年，也就可以從軍作戰保衛國家了。」

※**註**※

一、即戎：從軍作戰。

30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會意**※

孔子說：「如果用沒有經過訓練的百姓去作戰，可說是拋棄不負責任了。」

憲問第十四

01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會意※

原憲請問恥。孔子說：「國家政治清明時，只知道領薪水；國家政治混亂時，也只知道領薪水，這是可恥的事情。」

※註※

一、穀：指官吏的薪水。古時官員的薪水是給穀糧。

※人物簡介※

憲：姓原名憲，字子思，又稱原思，春秋末（西元前五一五年）生

於魯國。為孔子的學生，少孔子三十六歲，以安貧樂道著稱。

02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會意**※

原憲又問：「好勝、自誇、怨恨、慾望，能夠克制不使發生，可以稱為仁者嗎？」孔子說：「可以說是難能可貴了。至於是不是仁者，我就不知道了。」

03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 會意 ※

孔子說：「有志於進德修業的士人，如果還留戀於安逸的生活，就不配稱為士人了。」

04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 會意 ※

孔子說：「國家政治清明時，說話正直，品行也要正直；國家政治混亂時，品行要正直，但說話要謙遜。」

※ 註 ※

一、危言：正直的言論。

二、危行：正直的品行。

三、言孫：說話要謙遜。孫，通遜。

05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會意※

孔子說：「有德行的人，必能依理而言；會說話的人，不一定會有德行。有仁德的人，必定會有勇氣；有勇氣的人，不一定有仁德。」

06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 **會意** ※

南宮适向孔子請教，說：「后羿善於射箭，奡善於在陸上行舟，兩人都不得善終。夏禹和后稷，親自耕種而擁有天下。」孔夫子不回答。南宮适離開後，孔子說：「這個人真是一位君子啊！這個人真是能崇尚道德啊！」

※ **註** ※

一、盪舟：陸地上行舟。

二、躬稼：親治農事。

※人物簡介※

羿：史稱后羿，又稱夷羿。相傳為夏代東夷族的首領，原為夏代有窮氏之君，以善射著稱。奪取夏太康的王位，喜狩獵，不理民事，後為寒浞所殺。

奡：寒浞的兒子力氣大，能在陸地行舟，後為夏少康所殺，史稱「少康中興」。

稷：史稱后稷。相傳為周的始祖，乃有邰氏之女姜嫄，踏巨人的腳跡，懷孕而生。因生後棄之於野，故名棄。長而喜好農耕，堯舉他為農官，舜封他於邰（今陝西武功西），號后稷，姓姬。

07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會意**※

孔子說：「君子有時失於仁德，是有的事情；但從來沒有一個小人，能夠實行仁德的。」

08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會意**※

孔子說：「愛護一個人，能不讓他勞動嗎？忠於君長，能不規勸他嗎？」

09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會意※

孔子說：「外交辭令的製作，由裨諶擬稿，由世叔審稿，由外交官子羽修飾辭令，由東里子產潤飾文辭。」

※註※

一、為命：制作外交辭令。

二、草創：擬稿。

三、行人：使者，乃今日的外交官。

四、東里：古地名，在今河南新鄭。春秋時鄭國大夫子產，因居於此地而被稱為東里子產。

五、潤色：對文辭的潤飾。

※人物簡介※

裨諶：又稱卑諶。春秋時鄭國大夫，善謀。鄭國的外交辭令，都由他起草。

世叔：即是《左傳》中所稱的子太叔，名游吉，春秋時鄭國的大夫。

子羽：姓公孫名揮，字子羽，春秋時鄭國的行人（使者）。

10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會意※

有人問關於子產的為人。孔子說：「他是一個能施恩惠的人。」又問有關子西的為人。孔子說：「他啊！他啊！（意指那個人沒什麼可取的）」又問管仲的為人。孔子說：「是個仁人，他奪取伯氏的駢邑三百戶，使伯氏窮到只能吃粗糧，可是伯氏終身對他沒怨言。」

※註※

一、惠人：施恩惠的人。

二、彼哉：指那個人，含有輕視的意味。

三、駢邑：古邑名，春秋時，曾是齊國大夫伯氏的采邑，後歸管仲。在今山東臨朐縣東南。

四、沒齒：終身。

※人物簡介※

子西：姓公孫名夏，為鄭國的大夫，生於魯襄公時，為子產的同宗兄弟，子產是繼他而主持鄭國的國政。

伯氏：齊國的大夫，其采地在駢邑。管仲相齊時，伯氏有罪，削奪伯氏之地，伯氏自知有罪，而心服管仲之功，終身無怨言。因而孔子在此章稱讚管仲。

11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會意※

孔子說：「身處貧賤而沒有怨言，是很難做到的；身處富貴而不驕傲，比較容易做到。」

12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會意※

孔子說：「孟公綽當趙、衛這樣大國的上卿，其才能是足足有餘。但卻不可以擔當，有如滕、薛這樣小國的大夫。」

※註※

一、趙、魏：晉國六卿之二，所食的采邑名。趙在今河北趙縣，魏在今山西芮城西南。

二、老：上卿。

三、優：足足有餘。

四、滕、薜：當時的兩個小國。滕在今山東滕縣西南十五里，薛在今滕縣西南四十四里。

※人物簡介※

孟公綽：姬姓，孟孫氏，春秋時魯國的大夫，為孔子所尊重的人，性寡慾，孔子在此章評論他。

13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會意※

子路請問完美的人格。孔子說：「能如臧武仲的明智，孟公綽的不貪求，卞莊子的勇力，冉求的才藝，再加以禮樂的薰陶，也就可以成就完美的人格了。」接著又說：「如今所謂完美的人格，何必如此完

備呢？只要能見利益時，連想到道義；面臨危險時，能犧牲生命勇於奉獻，經久不會忘記平時所說的話，也就可以說是完美的人格了。」

※ 註 ※

一、成人：造就完美的人格。

二、文：薰陶。

三、見危授命：面臨危險時，能犧牲個人生命，勇於奉獻。

※ 人物簡介 ※

臧武仲：臧孫氏，名紇。春秋時魯國的大夫，曾任司寇。因幫助季武子而得罪孟孫氏，後至齊，因料知齊莊公將被殺，而設法推卸莊公所賜田，不久死於齊。

卞莊子：又稱管莊子、弁莊子。春秋時魯國的大夫，卞邑（今山東泗水東）人，以勇力著名。傳說他曾刺雙虎，善於事奉母親。

14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會意※

孔子向公明賈詢問，有關公叔文子的為人。孔子問說：「真的是這樣子嗎？有人說公叔大夫不喜歡說話，不輕易露笑容，不取非份之財。」公明賈回答說：「這是告訴你的人言過其實，公叔大夫只是該說話時才說話，所以人家不討厭他的話；快樂時才露出笑容，所以人家不討厭他的笑容；合乎道義才肯收取，所以人家不討厭他的取得。」孔子說：「是這樣嗎？真的如你所說這樣嗎？」

※人物簡介※

公明賈：姓公明名賈，春秋時衛國人。

公叔文子：姓公叔名發。春秋時衛國的大夫，衛獻公的孫子，為人廉靜，當時人稱其不言、不笑、不取。曾薦其家臣僎為大夫，通升於公朝，卒諡貞惠文子。

15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會意※

孔子說：「臧武仲仍佔據其防邑，請求魯君在魯國立其後嗣。雖然說不是要脅魯君，我不敢相信。」

16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會意※

孔子說：「晉文公善於權變而不守正道，齊桓公持守正道而不善於權變。」

※註※

一、譎：善於權變。

※人物簡介※

晉文公：春秋時晉國的國君，名重耳，獻公的兒子，善聽臣下的意見，改革內政，國勢強盛，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齊桓公：春秋時齊國的國君，姓姜名小白，僖公的兒子，襄公的弟

弟。任用管仲，改革內政，國勢強盛。由於九會諸侯，尊王攘夷，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17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會意※

子路說：「齊桓公逼殺公子糾，召忽因此自殺，管仲卻不死。如此說：『他不是個有仁德的人嗎？』」孔子說：「齊桓公九次會合諸侯，不用軍隊武力來促成，這是管仲的能力，這就是他的仁德，就是他的仁德啊！」

※人物簡介※

公子糾：又稱子糾，春秋時齊國的公子，僖公的兒子，襄公的弟弟。襄公無道，糾與其弟小白逃往國外。糾由管仲、召忽侍奉逃往魯國。襄公被殺後，小白先入齊國，立為君，是為齊桓公，興兵逼魯國殺糾。

召忽：春秋時齊國人，為公子糾的老師，在與管仲保護糾爭位失利而自殺。

18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會意※

子貢問說：「管仲不是仁人吧？齊桓公殺死公子糾，自己不能盡節而死，又去輔佐齊桓公。」孔子說：「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統一天下而能安定，人民到如今還受其恩賜。如果沒有管仲，我們恐怕都要受到異族的統治了。管仲怎會拘泥一般人的想法，自殺死於郊外山溝，尚不為人所知呢！」

※註※

一、微：如果沒有。

二、被髮左衽：頭髮披散不束，衣襟向左掩，是古代中原以外少數民族的裝束。表示中原受少數民族的統治。

三、匹夫匹婦：指一般的百姓。

四、諒：拘泥、固執。

五、自經於溝瀆：在田間水道自殺而死。

19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 **會意** ※

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名僎，由於文子的推薦，升遷到公朝，當國家的大臣。孔子聽了之後說：「其謚名為文，可說是名副其實了。」

※ **人物簡介** ※

僎：又稱撰或選，春秋時魯國大夫，公叔文子的家臣，品操與文子相同，文子將他推薦於公朝，通為大夫。

20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會意※

孔子談到衛靈公的昏庸無道。季康子問說：「既然是這樣，為何還不喪失君位而敗亡呢？」孔子說：「其國中尚有仲叔圉接待賓客，祝鮀管理祭祀，還有公孫賈在統治軍隊，能如此善用人才，怎會敗亡呢？」

※人物簡介※

衛靈公：春秋時衛國的國君，名元。衛襄公的兒子，孔子曾兩次見他，卻不見任用。

仲叔圉：即是孔文子，衛國的大夫。

祝鮀：又稱祝佗。春秋時衛國的大夫，字子魚，孔子認為其善辯。

王孫賈：春秋時衛國的大夫，周王之孫，善於治軍旅。

21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會意※

孔子說：「凡是說大話，不感到慚愧的人，如果要他去實踐，是很困難的。」

※註※

一、怍：慚愧。

22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會意※

陳成子弒殺簡公，孔子沐浴後上朝，向魯哀公報告說：「陳恆弒殺他的君王，請出兵討伐他。」魯哀公說：「你去向季孫、叔孫、孟孫三位大臣報告吧！」孔子說：「由於我當了大夫之後，不敢不報告。但君王卻說：『向三位大臣報告去吧！』」孔子前往向三位大臣報告，他們都不肯出兵。孔子說：「由於我當了大夫之後，我不敢不來報告。」

※註※

一、弒：以下殺上。

※人物簡介※

陳成子：又稱田成子，或田常成子。春秋時齊國的大夫，名恆，陳乞的兒子。事簡公，於魯哀公十四年，弒殺齊簡公，立齊平王，自任執政。懼諸侯誅伐，乃盡歸魯、衛侵地，與諸侯通好，以穩固政權，此後齊國政權由陳氏專權。

簡公：春秋末年齊國的國君，名壬，齊悼公之子，在位四年，為陳恆所弒。

23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會意※

子路請問事奉君王之道。孔子說：「要誠實不欺，而且要直言進諫。」

※註※

一、犯：犯顏，乃諍諫君王。

24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會意※

孔子說：「君子向上達於仁義，小人向下達於財利。」

25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會意※

孔子說：「古時的學者，是為了充實自己；如今的學者，是為了讓別人知道。」

26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會意※

蘧伯玉派使者來拜訪孔子，孔子和他一同坐下，並且問他說：「蘧夫子近來都做些什麼事情？」使者回答說：「我們夫子想要減少自己的

過失，但還做不到。」使者告辭出門後，孔子說：「好一個使者！好一個使者！」

※人物簡介※

蘧伯玉：春秋時衛國的大夫，名瑗，字伯玉，諡成子。其品德為孔子所敬重，稱其為君子。孔子周遊列國時，曾住過他家。

27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會意※

孔子說：「不在職位上，不參與其政策的規劃。」

28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會意※

曾子說：「君子所思考的問題，不會超出自己的本份。」

29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會意※

孔子說：「君子所感到羞恥的是，所說的話超過自己的能力範圍。」

30

子曰：「君子之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會意**※

孔子說：「要達於君子的方法有三項，我不能做到，就是：具有仁德就不會憂愁，具有智慧就不會迷惑，具有勇氣就不會害怕。」子貢說：「老師是在陳述自己。」

31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會意**※

子貢批評他人。孔子說：「端木賜（子貢）啊！你很賢能嗎？自我檢討猶恐不及，那有閒功夫去批評別人呢？」

※**註**※

一、方人：批評他人。

32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會意※

孔子說：「不必憂患他人是否知道自己，所要憂患的是自己沒有才能。」

33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會意※

孔子說：「不必預先設想別人的詐偽，不揣測他人的不信實，還能事先察覺他人的詐偽及不信實，這就是賢能的人吧！」

※**註**※

一、逆詐：預先設想別人的詐偽。

二、不億不信：不揣測他人的不信實。

34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會意**※

微生畝對孔子說：「孔丘啊！你為何要如此的惶恐不安呢？莫非是要逞口舌之能，以取悅於人吧？」孔子說：「我不敢逞口舌之能以取悅人，只是厭惡世人固執鄙陋的習氣。」

※註※

一、栖栖：心中不安的樣子。

二、為佞：逞口舌之能以取悅於人。

三、疾固：厭惡固執鄙陋。

※人物簡介※

微生畝：姓微生名畝，又稱尾生晦，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隱者。

35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會意※

孔子說：「良驥並不是稱讚其力氣，而是稱讚其德性。」

※註※

一、驥：日行千里的良馬。

36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會意※

有人問說：「以恩德來回報仇恨的人，這樣如何呢？」孔子說：「那要如何報答有恩德的人呢？應該以正直的道理去對待仇恨的人，以恩德去報答有恩德的人。」

37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會意※

孔子說：「沒有人知道我了吧！」子貢說：「為何沒有人知道老師呢？」孔子說：「我不埋怨上天，也不怪罪他人。下學於人事而上達知於天命，知道我的，大概只有上天了吧！」

38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 **會意** ※

公伯寮在季孫氏面前毀謗子路，子服景伯將此事告訴孔子，說：「季孫氏竟然被公伯寮的讒言所迷惑。對於公伯寮，我的能力還能將他的罪行揭發，使季孫氏將他誅伐而陳屍於市集。」孔子說：「大道將要推行於人間，是天命；大道要在人間消失，也是天命。公伯寮對於天命又能如何呢？」

※ **註** ※

一、愬：以讒言毀謗。

二、肆諸市朝：誅殺罪犯而陳屍於市集上。

※ **人物簡介** ※

公伯寮：姓公伯名寮，或作僚、繚、遼，字子周。春秋末年魯國人，為孔子的學生。與子路同為季孫氏的家臣。

子服景伯：姓子服名伯，景為謚號。春秋末年魯國的大夫，為孔子的學生。

39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會意※

孔子說：「上等的賢者，能避世隱居，其次是避開困擾之地，其次是避開不好的表情，再其次是避開討厭的言辭。」孔子說：「像這樣的賢者，已經有七個人。」

※註※

一、七人：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40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會意※

子路在石門外住宿，早上要進城門時，負責開城門的小吏問說：「你來自哪裡？」子路說：「我來自孔家。」那小吏說：「是那個明知世局不可為，而硬要要去做的孔先生嗎？」

※註※

一、石門：魯城的外門，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稱石門。

二、晨門：晨起管開城門的小吏。

41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會意※

孔子在衛國時，有一天正在擊磬。有一個背負草筐的人，經過孔子的居家門口，說：「真有憂世之心啊！這位擊磬的人。」接著又說：「真是見識鄙陋啊！怎麼那麼固執不知時宜呢？真是不知量力，沒有人知道自己就算了。《詩經．邶風．匏有苦葉》上說：『涉深水就不必脫衣服，涉淺水就提起衣服。』」孔子說：「真是這樣嗎！末世的大道那麼難推行嗎！」

※註※

一、荷蕢：背負草筐。

二、硜硜：堅硬，比喻固執而不知時宜。

42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會意※

子張說：「《尚書》上說：『殷高宗居喪守孝，三年不談國家政事。』這是什麼意思呢？」孔子說：「不僅是高宗如此，古代的君王都是這樣。當國君駕崩，新君王三年不問政事，文武百官都聽令於太宰。」

※ 註 ※

一、諒陰：古代天子、諸侯居喪時所住的房子。
二、薨：指天子或諸侯死亡。
三、總己：總理自己的職務。
四、冢宰：宰相。

※ 人物簡介 ※

高宗：殷商賢主武丁，名昭，武丁為其廟號，是盤庚弟小乙的兒子。在位期間，用傅說、甘盤共輔國政，使王朝復興，與湯、太甲、祖乙同被譽為「天下之盛君」，死後被尊為高宗。

43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會意※

孔子說：「上位者喜好禮儀，那百姓就容易使喚了。」

44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會意※

子路請問君子之道。孔子說：「修養自己以敬重他人。」子路說：「這樣就可以了嗎？」孔子說：「修養自己以安定他人。」子路說：「這樣就可以了嗎？」孔子說：「修養自己以安定百姓，修養自己以安

定百姓，堯舜二帝恐怕還很難做到呢！」

※註※

一、其猶病諸：他們恐怕還難以做到。

45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會意※

原壤張開兩腿蹲著等待孔子。孔子說：「小時不能謙遜待人，敬重尊長，長大後也沒有可稱述的才德，到老還白白地活在人間，可說是殘害世人啊！」以手杖敲原壤的小腿骨。

※註※

一、夷俟：張開兩腿蹲著等人。

二、孫弟：謙遜待人，敬重尊長。

三、脛：小腿骨。

※人物簡介※

原壤：春秋時魯國人，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裔，為孔子的故友。依《禮記．檀弓》記載：相傳原壤的母親死後，孔子去幫他治喪，他卻站在棺木上唱起歌來，對於其無禮的行為，曾受到孔子的責備。

46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 會意 ※

闕里有位童子奉命向孔子傳話，有人問孔子說：「他真的肯上進嗎？」孔子說：「我是看他坐在長者的位置，看他和長輩並肩而行，他並非肯上盡的人，只是急於成就而已。」

※ 註 ※

一、闕黨：即是闕里，孔子幼年所居住的地方，今山東孔廟東牆外。

二、將命：奉主人之命以傳達消息。

三、益者：有志上進的人。

衛靈公第十五

01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會意※

衛靈公向孔子請教作戰的方法。孔子回答說：「有關禮儀的事情，那就曾經聽說過；關於作戰的事情，還沒有學習過。」第二天就離開衛國了。

※註※

一、陳：同陣，作戰的方法。

二、俎豆：是祭祀所用的禮器，此指禮儀。

三、軍旅：軍隊作戰。

02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會意※

孔子在陳國時，斷絕糧食，隨從的學生全都病倒了，提不起精神。子路很不高興來見孔子，說：「君子也會遇到困窮嗎？」孔子說：「君子在困窮時能固守正道，小人遇到困窮，就反道敗德了。」

※註※

一、慍：惱怒、怨恨。

二、固窮：遇窮困能固守正道。

三、濫：反道敗德。

03

子曰：「賜也，女以予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會意※

孔子說：「端木賜（子貢）啊！你以為我是博學多聞，而強記下來的嗎？」子貢回答說：「是的，難道不是嗎？」孔子說：「不是的，我所說的道，是宇宙一貫的道理。」

04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會意※

孔子說：「仲由（子路）啊！如今真正知道德行的人，實在太少了。」

05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會意※

孔子說：「能夠以無為來治理天下的，恐怕只有舜帝吧！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只是自己居心恭敬，以身作則，端坐在朝南面的君位而已。」

※註※

一、恭己：自己居心恭敬。

二、正南面：端坐在朝正南的君位上。

06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會意※

子張請問做事的原則。孔子說：「說話要忠誠信實，行為要篤實莊敬，雖然在未開化的蠻貊地區，也是行得通。說話不忠誠信實，行為不篤厚莊敬，雖然在鄉里中，能行得通嗎？站立時，猶如忠信呈現在眼前；乘車時，猶如忠信倚靠在車前的橫木。能夠如此，才能到處行得

通。」子張將這些話寫在衣帶上，隨時省察。

※註※

一、蠻貊：蠻，指南蠻；貊，指北狄。通稱未開化的野蠻民族。

二、參：呈現。

三、衡：車前的橫木。

四、紳：衣帶。

07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會意※

孔子說：「史魚真是一位正直的人啊！國家政治清明時，其言行如

箭一樣率直；國家政治黑暗時，他的言行也如箭一樣率直。蘧伯玉真是一位君子啊！國家政治清明時，就出來當官，奉獻才能；國家政治黑暗時，也可以隱居不當官。」

※註※

一、卷而懷之：比喻隱居不仕。

※人物簡介※

史魚：又稱史鰌，字子魚，春秋時衛國的大夫，曾為公孫文子謀避禍的計策，以剛直不屈著稱，曾以尸諫勸衛靈公進用賢者斥退不肖，受到孔子的稱讚。

08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 會意 ※

孔子說：「可與其人談話，卻沒能與他談話，就是失人；不可以與其談某些話，卻與他談某些話，就是失言。有智慧的人，既不失人，也不會失言。」

09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 會意 ※

孔子說：「有志於行仁道的士人，決不會為了求生存而損害仁德，卻會為了成就仁德而犧牲生命。」

10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會意※

子貢請問為仁之道。孔子說：「工作要做得完善，必先準備好器具。居住的地方，必尊奉其賢能的大夫，並與當地有仁德的士人交往。」

11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會意※

顏淵請問治理國家的方法。孔子說：「採用夏代的曆法，乘坐殷代

的木車，服用周代的禮冠，使用韶樂和武樂。要捨棄鄭國的樂曲，遠離善辯的小人。因為鄭國的樂曲淫蕩，善辯的小人危險。」

※註※

一、夏之時：夏代的曆法，取其易知。

二、殷之輅：殷商的木車，取其儉素。

三、周之冕：周代祭服的冠，取其盡美。

四、韶舞：韶，相傳是虞舜樂曲名，歌頌虞舜能繼承堯的盛德而致太平。舞，為武的通用字，相傳為周武王的樂曲名，歌頌周武王伐紂而致太平。

五、鄭聲：鄭國的樂曲，係民間流傳的愛情詩歌。

12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會意※

孔子說：「世人如果沒有深遠的謀慮，必然會有眼前的憂患。」

13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會意※

孔子說：「已經沒希望了！我沒有看過愛好道德，有如愛好美色一樣的人。」

14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會意※

孔子說：「臧文仲他只會私據高位吧？不然知道柳下惠是個賢人，為何不舉用與自己同朝擔任官職呢？」

※人物簡介※

柳下惠：姓展名獲，字禽。春秋時魯國大夫，食邑柳下，私謚惠，所以又稱柳下惠。臧文仲執政時，當士師（掌刑獄）。以講究貴族禮儀著稱，孔子讚歎其賢能。

15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會意※

孔子說：「對於自己的過失，要嚴加責備；對別人的過失，應當從寬責備，就會遠離怨恨。」

※註※

一、躬自厚：對於自己的過失，要嚴加責備。

16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會意※

孔子說：「遇到事情，而不說『要如何去處理』的人，我真不知道要如何教導他。」

17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會意※

孔子說：「整天和一群人廝混，不說一句合道義的正經話，喜歡賣弄小聰明，這種人實在很難有成就。」

※註※

一、小慧：小聰明。

18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會意※

孔子說：「君子處事，應該以義理為本質，依循禮法行事，言行要能謙遜，並以信實來完成事情，如此可說是君子了。」

19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會意※

孔子說：「君子所憂患的是自己沒才能，卻不憂患他人是否知道自己。」

※註※

一、病：憂患。

20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會意※

孔子說：「君子所憂患的是，自己死後，品德的名聲不被世人所稱

道。」

※**註**※

一、疾：憂患。

21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會意**※

孔子說：「君子要求自己充實才德，小人要求別人稱讚自己。」

22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會意**※

孔子說：「君子以莊嚴自守而不與人相爭，能合群而不結黨營私。」

※**註**※

一、矜：莊嚴自守。

23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會意**※

孔子說：「君子不單憑說話就舉用人，不因為人的身分而廢棄他的

言論。」

24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會意※

子貢問說：「有一句話可以終身實行的嗎？」孔子說：「那就是恕了，自己所不願意的事，就不要加在別人的身上。」

25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會意※

孔子說：「我對於他人，有誰受到毀謗？有誰受到讚譽？如果我有所讚譽，一定是經過考察過的。這些受到讚譽的人，都是夏商周三代以來，依循正直的道理行事的人。」

※註※

一、試：考察。

二、直道：正直的道理。

26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會意※

孔子說：「我以前還能看到，史官遇有缺字疑義，不敢隨便填補。有馬的人，能夠借給他人乘騎。如今已經沒有這兩種美德了。」

※註※

一、猶及：還來得及。

二、史之闕文：史官對於史書中殘缺的文字，不敢附會增補，表示慎重。

27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會意※

孔子說：「花言巧語敗壞品德，小事不能忍耐，足以敗壞大事。」

28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會意※

孔子說：「眾人都討厭他，必須再考察；眾人都喜歡他，必須再考察。」

29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會意**※

孔子說：「人能弘揚大道，不可借大道來弘揚自己的威望。」

30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會意**※

孔子說：「有過錯不改進，可說真正的過錯。」

31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會意※

孔子說：「我曾經整天不吃飯，整夜不睡覺，加以思索，如此並沒有好處，不如去學習。」

32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會意※

孔子說：「君子致力謀求大道，不必專心去謀求食祿。雖然努力耕作，仍不免有饑餓的情形發生；只要致力學正道，爵祿自然隨之而來。」

君子所憂患的是大道不能推行，卻不憂患貧窮的環境。」

※註※

一、餒：饑餓。

33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會意※

孔子說：「領導者雖然有治國的才智，但不能以仁德持守，雖然能獲得地位，必然會失去。雖有治國的才智，能以仁德持守，卻不能以莊重的態度涖臨百姓，那百姓也不會尊重。如果有治國的才智，也能以仁

德持守，也能以莊敬臨眾，如果不能以禮法行事，還不能說是完善。」

34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會意※

孔子說：「君子不可能從小事來了解他的為人，卻可以承擔大任；小人不能承擔大任，卻可從小事知道他的為人。」

35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會意※

孔子說：「人民對於仁道的需求，比水火更為急切。我曾見過踐蹈水火而死的人，卻沒見過為實踐仁道而死的人。」

36

子(ㄗˇ)曰(ㄩㄝ)：「當(ㄉㄤ)仁(ㄖㄣˊ)，不(ㄅㄨˊ)讓(ㄖㄤˋ)於(ㄩˊ)師(ㄕ)。」

※會意※

孔子說：「面對實現仁德，不必謙讓給師長。」

37

子(ㄗˇ)曰(ㄩㄝ)：「君(ㄐㄩㄣ)子(ㄗˇ)貞(ㄓㄣ)而(ㄦˊ)不(ㄅㄨˋ)諒(ㄌㄧㄤˋ)。」

※會意※

孔子說：「君子會堅守正道，卻不固執偏理。」

※註※

一、貞：固守正道。

二、諒：固執、偏執。

38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會意※

孔子說：「事奉君王，應先敬事其職責，然後再談食祿的問題。」

39

子曰：「有教無類。」

※會意※

孔子說：「施以教化不分類別。」

40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會意※

孔子說：「彼此行道的宗旨不同，就不必互相商謀。」

41

子曰：「辭，達而已矣。」

※會意※

孔子說：「文辭只要能通達就可以了。」

42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會意※

魯國的樂師名叫冕，來拜見孔子。當他走到臺階時，孔子說：「這裡是臺階。」走到坐席時，孔子說：「這裡是坐席。」等大家都坐好了，孔子告訴他說：「某人坐在這裡，某人坐在那裡。」等到師冕拜別離開後，子張問說：「這是和盲樂師應對應有的道理嗎？」孔子說：「是的，這本來就是引導盲樂師應盡的道理。」

※人物簡介※

師冕：春秋末期魯國的樂師，名叫冕，是盲樂師。

季氏第十六

01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

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 **會意** ※

季康子將要攻打顓臾，冉有（冉求）和季路（子路）去見孔子，說：「季氏將要發起攻打顓臾的戰爭。」孔子說：「冉求啊！這不就是你的過失嗎？從前周代先王封它為東蒙山的祭主，並且在魯國的境內，是國家安危與共的重臣，為何要去攻打它呢？」

冉有說：「這是季氏想要做的，我們兩個當家臣的都不願意。」

孔子說：「古史官周任曾經說過：『做臣子的能盡職，就繼續留在位置上，不能盡職就離去。』國家有危險而不能挽救，顛仆而不能扶助，那何必要這些人來輔助呢？而且你所說的話不合理，兕虎、野牛跑出柵欄，神龜、玉器在木匣中損壞，那是誰的過失呢？」

冉有說：「如今顓臾的城郭堅固，而且與季氏的費邑接近，現在如不趁早攻取，後世必成為子孫的憂患。」

孔子說：「冉求啊！君子最討厭的是，心中想要卻不敢明說的人，而且還編造美辭來掩飾。我曾經聽說，凡是有國有家的諸侯、大夫，不憂患太少，而是憂患不平均；不憂患貧窮，而是憂患不安定。因為能平均就不會貧窮，能和順就不會寡少，能安定就不會傾倒。能做到這樣的地步，如果遠方的人還不能歸服，就要修好文教德業，使其前來歸附。既然前來歸附，就要讓他們能安定。如今仲由和冉求，輔助季夫子，遠方的人不服從且不願歸附，把國家弄得四分五裂而不能固守，而且還

計謀在國內發動戰爭。如今我引以為憂慮的，季孫氏的憂患，不是在顓臾，而是在自己的內部。」

※註※

一、顓臾：古國名，春秋時魯國的附庸。當時三桓四分魯國，季孫氏取其二，孟孫氏、叔孫氏各取其一。獨顓臾尚是公臣。

二、東蒙主：東蒙山的祭主。東蒙山是春秋時魯國的土地，山下有魯國君封建的顓臾國。

三、柙：木柵欄。

四、櫝：木匣。

五、蕭牆之內：屏風之內的家中。

02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民不議。」

※會意※

孔子說：「天下政治清明，制禮作樂及出征討伐之事，都出自天子的裁度；天下政治黑暗，制禮作樂及出征討伐的事宜，都出自諸侯的裁度。出自諸侯的專權裁度，大概只能傳十世；出自大夫的專權裁度，大概只能傳五世；出自陪臣的專權施令，大概只能傳三世。天下政治清明，政權不會落到大夫手中；天下政治清明，百姓對政策就不會有非議了。」

稱陪臣。

※註※

一、希不失：很少不失去政權的。

二、陪臣：古時諸侯的大夫，對天子自稱陪臣。又大夫的家臣，亦稱陪臣。

03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會意※

孔子說：「官吏爵祿的發令權，不在魯國的朝廷已經有五世了。政權落到大夫的手中，已經四世了。桓公的三房子孫，仲孫、叔孫、季孫的權勢，也將要衰微了。」

※註※

一、公室：指魯國的朝廷。

二、政逮於：政權落到。

04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會意※

孔子說：「有益的朋友有三種，有損的朋友有三種。正直的朋友、信實的朋友、博學的朋友，是屬於有益的朋友。善於迎合的朋友、善於柔媚的朋友、巧言令色的朋友，屬於有損的朋友。」

※**註**※

一、諒：信實。

二、便辟：善於迎合。

三、善柔：善以柔媚的情態勸誘人。

四、便佞：巧言令色。

05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會意**※

孔子說：「有益的有三種愛好，有損的三種喜好。愛好以禮樂來節制，愛好稱讚他人的優點，愛好多結交賢能的朋友，是屬於有益的愛好。喜好驕慢的逸樂，喜好閒散遊蕩，喜好飲酒作樂，是屬於有損的喜

好。」

※註※

一、樂：讀藥，是喜好。

二、節：節制。

三、佚遊：閒散遊蕩。

06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會意※

孔子說：「陪侍在君子的身邊，容易犯三種過失：不等說話時機，卻搶先說話，稱為急躁；該說話時，卻不說話，稱為隱匿；沒有察言觀

色，就隨便說話，稱為瞽說。」

07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會意※

孔子說：「君子有三種要戒慎的事情：年少時，血氣還不穩定，應戒慎色慾；等到壯年時，血氣正是剛強，應戒慎爭鬥；等到老年時，血氣已經衰竭，應戒慎貪得無厭。」

08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 **會意** ※

孔子說：「君子有三種應當敬畏的事情：要敬畏天命，要敬畏大人，要敬畏聖人的言論。小人不知道天命的尊貴，因而不懂得敬畏，不尊敬大人，輕侮聖人的言論。」

※ **註** ※

一、大人：道德崇高的人。

二、狎：怠慢而不尊敬。

09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會意※

孔子說：「出生就知道真理的人，是上等智慧；經過學習才知道真理的人，是次等的智慧；受困境激勵才知道真理的人，又是次一等的智慧；受困而還不知道學習的，這種人是最下等的。」

10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會意※

孔子說：「君子有九種思考：當看時，要思考是否明白；當聽時，

應思考是否清楚；對表情，應思考是否溫和；對容貌，要思考是否恭敬；對言語，應思考是否忠誠；對處事，應思考是否認真；遇疑惑，應思考是否問清；遇忿怒，應思考是否後患；遇得利，應思考是否合理。」

11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會意**※

孔子說：「古人說：『看到有善舉，就仰慕有如自己趕不上；看到不善，就要謹慎有如試探熱湯。』我看過這樣的人，我也聽過這樣的話。古人又說：『隱居以求實踐自己的志願，實踐義理以達成正道。』

我聽過這樣的話，卻沒有見過這樣的人。」

12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

※**會意**※

齊景公擁有四千匹馬，當死亡的時候，卻沒有德行讓百姓稱讚。伯夷、叔齊餓死在首陽山，百姓到如今還稱頌他們的德行。《詩經·小雅·我行其野》說：「實在不是富有讓人稱頌，其能被稱頌，是那異於常人的品德。」他們所稱頌的，就是這個道理吧！

13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會意※

陳亢向伯魚請教說：「老師有對你特別教導嗎？」伯魚回答說：「沒有。曾有一次，父親獨自站在中庭，我快步經過時，父親問說：『你有研讀《詩經》嗎？』我說：『還沒有。』父親說：『不研讀《詩

經》，說話難以合理。』我退下後就研習《詩經》。又有一天父親站在中庭，我快步經過時，父親問說：『你學習《禮》了嗎？』我回答說：『還沒有。』父親說：『不學習《禮》，就無法立足於社會。』我退出後，就去學《禮》。我曾經有過這二件事情。」陳亢離開後，很高興地說：「我問一事，卻得知三件事：聽到學《詩》學《禮》，又聽到君子私下並不特別教導自己的孩子。」

※註※

一、異聞：特異的聽聞，此指特別教導。

二、遠其子：不私厚他的兒子。

14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會意※

國君的妻子，國君稱她為「夫人」。夫人自己謙稱為「小童」。國人尊稱她為「君夫人」。向他國人自謙稱為「寡小君」。他國的人尊稱她為「君夫人」。

陽貨第十七

01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 **會意** ※

陽貨想要召見孔子，孔子不願意見他，就贈送給孔子一支小豬。孔子趁他不在的時候，前往拜謝，卻在途中相遇。陽貨對孔子說：「過來，我要和你談談。」接著說：「身懷寶貴的才德，卻坐視國家迷亂而

不救，可說是有仁德的人嗎？」孔子說：「不可以。」陽貨說：「喜好從事於國家政事，卻常常失去機會，可以算是明智嗎？」孔子說：「不可以。」陽貨說：「歲月很快就流逝，時間是不會等待我們的。」孔子說：「是的，我將出來從政服務人群。」

※註※

一、歸：贈送。

二、豚：蒸熟的小豬。

三、寶：比喻才德。

02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會意※

孔子說：「人的本性是相接近的，由於沾染習性而相去日遠。」

03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會意※

孔子說：「唯有上等智慧的人，以及下等愚癡的人，不容易改變。」

04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會意※

孔子到武城去，聽到彈琴瑟唱詩歌的聲音。孔夫子微笑地說：「殺雞何必動用牛刀？」子游回答說：「以前我聽老師說：『領導者學習禮樂之道，就會愛護百姓，百姓學習禮樂之道，就容易使喚。』」孔子說：「各位同學，言偃（子游）說得對，我剛才是跟他開玩笑的。」

※註※

一、武城：魯國的下邑，今山東費縣北。

二、莞爾：微笑。

三、戲：開玩笑。

05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會意※

公山弗擾以費邑為根據地，背叛季氏，召請孔子協助。孔子準備前往，子路不高興地說：「沒地方去就算了，何必要到公山氏去從政呢？」孔子說：「那召請我的人，難道不經過思索嗎？如果有任用我，我將使周朝的禮樂制度，重現於東方的魯國。」

※註※

一、畔：同叛，反叛。

二、末：行不通。

三、徒：徒然而不經思索。

※人物簡介※

公山弗擾：姓公山名不狃，字子洩。春秋末魯國執政大夫季氏私邑費之宰，與陽貨勾結，將在蒲城設享禮，招待季氏而殺之，桓子知其謀，以計得脫。

06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 **會意** ※

子張向孔子請教「仁」，孔子說：「能實行五種德行於天下，就可稱為仁了。」子張說：「請問哪五種德行？」孔子說：「恭敬、寬容、信實、勤敏、恩惠。待人恭敬，就不受侮辱；待人寬容，就能得眾人愛戴；對人信實，就能獲人的信任；做事勤敏，就能獲得成功；給人恩惠，就容易使喚人。」

07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會意※

佛肸召請孔子，孔子正要前往，子路說：「以前我曾經聽老師說：『親身參與做壞事的人，君子是不會去的。』佛肸以中牟為根據地，起兵叛亂，老師卻要前往相助，這是什麼原因呢？」孔子說：「是的，我曾經說過這句話。但你卻不知道『堅固』的真義，真正的堅固，是怎麼磨也磨不薄；你不知道『潔白』的真義，真正的潔白，是怎麼染也染不黑。我難道有如中看不中之的匏瓜嗎？只能掛著欣賞而不能吃嗎？」

※註※

一、中牟：晉國的邑名，今河南湯陰縣西。

二、磨而不磷：指堅硬的東西是磨不薄的。

三、涅而不緇：指潔白的東西是染不黑的。

四、匏瓜：幼嫩時稱瓠瓜，長老時稱匏瓜。比喻中看不中吃。

※人物簡介※

佛肸：春秋時晉國的大夫，范中行的家臣，中牟邑宰。魯哀公五年，晉國正卿趙簡子攻打范中行時，肸即據中牟叛亂，並使人召請孔子。

08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會意※

孔子說：「仲由（子路）啊！你聽說過六言（美德）六蔽（障礙）嗎？」子路回答說：「還沒聽說。」孔子說：「坐下來，我告訴你。喜好仁德，不喜好學習，其蔽障是愚癡；喜好聰明，不喜好學習，其蔽障是放蕩；喜好愚信，不喜好學習，其蔽障是傷害；喜好耿直，不喜好學習，其蔽障是偏激；喜好勇氣，不喜好學習，其蔽障是禍亂；喜好剛強，不喜好學習，其蔽障是狂妄。」

※註※

一、言：美德。

二、蔽：蔽障。

三、賊：傷害。

四、絞：偏激。

09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會意※

孔子說：「同學們，你們為何不學習《詩經》呢？《詩經》可以啟發智慧，可以觀察事理，可以使群體和諧，可以抒發情緒。就近而言，

可事奉父母；就遠而言，可事奉君王，可以多了解鳥獸草木的名稱。」

※註※

一、興：啟發。

二、觀：觀察。

三、群：合群。

四、怨：宣怨。

五、識：記憶、了解。

10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會意※

孔子對兒子伯魚說：「你學過《詩經》中的《周南》、《召南》兩篇嗎？人如果沒能學習《周南》、《召南》這兩篇詩，就如同站在牆壁前，既看不到前方，也前進不了。」

※註※

一、周南：《詩經》十五國風之一，列為國風之首，包括《關雎》等十一篇。有一說是周時南國（洛陽以南至江漢一帶）的民歌，一說是以南國樂調寫的歌，和《召南》稱為二南。古來以二南是正道之始，王化之基。

二、召南：《詩經》十五國風之一，包括《鵲巢》等十四篇。召為周初召公奭的采邑，其為南方的歌謠，稱為召南。

11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會意※

孔子說：「經常聽人說禮啊！禮啊！難道只是送金玉財帛就算數了嗎？經常聽人說樂啊！樂啊！難道只是敲敲鐘鼓就算數了嗎？」

12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 **會意** ※

孔子說：「外表看起來很嚴肅，內心卻很懦弱，這種人以小人來比喻，如同鑽牆竊物的盜賊一樣。」

※ **註** ※

一、色厲：表情嚴肅。

二、內荏：內心懦弱。

三、穿窬：破牆穿洞。

13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會意**※

孔子說：「外表忠厚而內心不誠實的鄉愿，是道德的傷害者。」

※**註**※

一、鄉原：即鄉愿，外表看起來忠厚老實，內心卻不誠實。

二、賊：傷害。

14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會意**※

孔子說：「聽到他人說話，不經思索，就隨便傳話的人，是將道德

拋棄。」

15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會意**※

孔子說：「言行鄙陋的人，可與他同朝事奉君王嗎？在他未得到時，憂患如何得到；既然已經到手了，又憂患會失去。如果憂患會失去，為了保有，什麼手段都可以使出來。」

16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會意※

孔子說：「古代的人有三種毛病，現在的人，連這三種都沒有了。古代狂妄的人，其個性不拘小節，如今狂傲的人卻很放縱；古代過於拘謹的人，其言行很方正，如今過於拘謹的人，卻常忿怒而乖戾背理；古代愚昧的人，其個性很直爽，如今愚昧的人，卻很狡詐。」

※註※

一、疾：毛病、缺點。

二、肆：不拘小節。

三、矜：過於拘謹。

四、廉：行為方正。

17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 **會意** ※

孔子說：「花言巧語，儀表偽善的人，很少有仁德的。」（此章與「學而篇」第三章同）

18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會意**※

孔子說：「我討厭紫色蓋過朱紅色；討厭淫蕩的鄭聲，混亂了雅正的樂曲；討厭口才犀利而顛覆國家的人。」

19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會意**※

孔子說：「我想不說話了。」子貢說：「老師如果不說話來教導，我們這些同學要如何遵循呢？」孔子說：「上天何曾說話呢？但春夏秋冬四時仍照常運作，百物照常生長，上天何曾說過話呢？」

20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會意※

孺悲想要進見孔子，孔子假託生病，推辭不見。傳話的人剛出門口，孔子就取瑟來彈奏，並且唱歌，故意讓他聽到。

※註※

一、將命者：為主人傳達消息的人。

※人物簡介※

孺悲：春秋末年魯國人，是孔子的學生，曾奉魯哀公之命，向孔子學禮，孔子對其有不屑教誨之意，故有此章的記載。

21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會意※

宰我問：「依禮制替父母守孝服喪三年，我認為一年已經很久了。君子三年不習禮儀，禮儀必然敗壞；三年不習樂理，樂理必然荒廢。

去年的舊穀已經吃完，今年新穀已經起用，鑽木取火的木柴都已全更新了，可見居喪一年就可以了。」孔子說：「居喪期間吃米飯、穿錦衣，你能心安嗎？」宰我說：「我能安心。」孔子說：「你能安心，就照著你的意思去做。說到君子居喪期間，吃美食也不覺得甘美，聽樂曲也不感到快樂，居華屋也不能安心，所以不敢去做。」宰我退出後，孔子說：「宰予（宰我）真是不仁啊！孩子出生後三年，才能離開父母的懷抱。這三年的守喪期，是全天下通行的喪禮。難道宰予對於父母的關愛，有過三年的回報嗎？」

※ **註** ※

一、三年之喪：守父母之喪，依禮制為期三年，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通用。

二、期：一年。

三、鑽燧改火：古人鑽木取火，因季節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木柴。

22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會意※

孔子說：「整天吃飽飯，游手好閒不用心做事，很難有美好的品德。還不如找人比賽下棋，總比閒著沒事還好些。」

※註※

一、賢：勝過。

23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會意※

子路說：「君子崇尚勇氣嗎？」孔子說：「君子以道義為最高上，君子有勇氣而不合道義，就會作亂。小人有勇氣而沒有道義，就會當盜賊。」

24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 **會意** ※

子貢說：「君子也有討厭的人嗎？」孔子說：「有討厭的人。討厭傳播他人壞話的人，討厭下位的人毀謗上位的人，討厭有勇氣卻沒有禮貌的人，討厭果決勇敢卻不通情理的人。」孔子問說：「賜（子貢）啊！你也有討厭的人嗎？」子貢說：「我討厭急著表現才能而自以為聰明的人，討厭不謙卑卻自以為勇敢的人，討厭揭發他人隱私卻自以為正直的人。」

※ **註** ※

一、稱：舉發、傳播。
二、訕：毀謗。
三、窒：不通情理。
四、徼：急著自炫其能。
五、訐：揭發隱私。

25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會意※

孔子說：「唯獨女人和小人難以對待，太接近就不謙卑，太遠離就怨恨。」

26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會意※

孔子說：「人生到了四十歲，其言行還被人討厭，那一生就完了。」

微子第十八

01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會意※

微子棄官而逃走，箕子被囚禁當奴隸，比干因進諫而被殺死。孔子說：「殷商有三位具有仁德的人。」

※人物簡介※

微子：姓子名啟，帝乙的長子，帝辛（紂王）的庶兄，封於微，為子爵，故稱微子、偎子啟，為商末大臣。紂王暴虐無道，他數諫不納，逃離商出走。周滅商後，肉袒自縛，持祭器向周王請罪。周公平定武庚

之亂後，以微子代殷後封於宋，為宋國開國國君。

箕子：姓子名胥餘，為紂王的叔父，任太師，封於箕（今山東太谷東北），故稱箕子。商末國勢衰微，紂王淫亂不止，因見比干強諫被剖腹觀心，乃懼怕佯狂為奴，仍被紂王囚禁。周武王滅商後，將他釋放，封於朝鮮。

比干：又稱王子比干、干叔，商紂王的叔父，任少師。因直諫紂王而被剖腹，挖出心臟。周武王滅商後，封其墓。

02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會意※

柳下惠當魯國的獄官，多次被免職，有人對他說：「夫子為何不到他國去任官呢？」柳下惠說：「以正直的方法去事奉君王，到哪個國家不經常被免職呢？如果要以不正直的方法迎合君王，又何必離開自己的國家呢？」

※註※

一、士師：獄官，即今日的法官。

二、黜：免職。

三、父母之邦：自己成長的地方，即是祖國。

03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會意※

齊景公接待孔子時，對人說：「如果要像魯國重用季氏那樣，我是做不到，我只能以季氏和孟氏之間的待遇來任用他。」後來又說：「我已經老了，恐怕不能重用他了。」孔子聽到後，就離開了齊國。

04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會意※

齊國贈送一批能歌善舞的女人，季桓子勸魯定公收下，三日不早朝，於是孔子就辭官離開魯國。

※人物簡介※

季桓子：姓季孫名斯，桓是諡號，是季孫如意（季平子）的兒子，春秋末魯國的大夫。與孔子為同時人，共事於魯定公，齊國送一批女樂給定公，孔子不以為然，季桓子卻勸定公收下，君臣共賞表演，三日不問朝政，而有此章的記載。

05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　不得與之言。

※會意※

楚國的狂士接輿，唱歌經過孔子時說：「鳳凰啊！鳳凰，為何德行那麼衰敗？過去的已經不能挽回，未來的還來得及補救。算了吧！算了

吧！現在的執政者已無可救藥了。」孔子下車，想和他說話，他卻快步走避，不能和他交談。

※ **註** ※

一、諫：挽回。

二、殆而：無可救藥。

※ **人物簡介** ※

接輿：楚國佯狂避世的隱士，名接輿。據考證，此人姓陸，名通，字接輿，楚昭王時的士人。

06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會意※

長沮和桀溺在一起耕作，孔子路過時，派子路去問路。長沮說：「那個駕車的人是誰？」子路說：「是孔丘。」長沮說：「是魯國的孔

丘嗎？」子路說：「是的。」長沮說：「他應該知道路。」

再問桀溺，桀溺說：「你是誰？」子路說：「我是仲由。」桀溺說：「是魯國孔丘的學生嗎？」子路回答說：「是的。」桀溺說：「天下的局勢如此混亂，然而誰有能力去改變呢？而且你與其跟隨避開人群的人，為何不跟隨隱世的人呢？」接著不停地以土覆蓋種子。

子路回頭向孔子報告，孔子悵然失意地說：「人是不與鳥獸一起居住的，我不和世人一起生活，而要和誰一起生活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孔丘就不必從事改革的志業了。」

※ **註** ※

一、執輿：駕車。

二、滔滔：局勢混亂。

三、耰：以土覆蓋種子。

四、憮然：悵然若失的樣子。

※人物簡介※

長沮：有說姓長名沮。有說長者，久也，沮者，不進也，以其長久不進，而稱長沮，真實姓名無可考，為春秋時楚國葉邑的隱士。當時孔子帶著學生周遊列國，從陳國東行往蔡國，路經葉邑，遇河，見長沮、桀溺兩人耕種，派子路上前問路，而有此段記載。

桀溺：有說姓桀名溺，有說因人溺而不返，言其溺之深，以桀溺形容之，春秋時楚國的隱士。

07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會意※

子路跟隨孔子，行程落後了，途中遇到一位長老，以手杖肩負著鋤草的工具。子路問他說：「老先生見到我的老師嗎？」長老說：「四肢不勤於勞動，五穀都分不清楚，誰是你的老師呢？」將手杖立於地上，

繼續除草。子路拱手站在路旁，天色晚了，長老留子路在家中過夜，並殺雞做飯來款待，還引見他的兩個兒子。

第二天，子路向長老辭行，並將這件事告訴孔子。孔子說：「是一位隱士。」便叫子路再回去見他，到他家時，長老已經出去了。子路告訴他的兒子說：「不出仕從政替君王分憂，有失君臣大義。雖然長幼的禮節不可廢棄，但君臣的大義怎可廢除呢？如果只為了獨善其身，卻是會混亂了君臣大義的倫理。君子要出仕從政，是為了要盡君臣大義。大道不能推行，早已知道了。」

08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會意※

遯世隱居的人有：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孔子說：「不屈降心志，不屈辱身份，伯夷、叔齊就是。」又評論柳下惠、少連說：「不惜犧牲心志、屈辱身份，說話仍能合乎法度，行為經過考慮，僅能如此而已。」評亂虞仲、夷逸說：「遯世隱居，直言不拘小節，守身清白，發言能合權宜。」孔子最後自我評斷說：「我和

他們不一樣，沒有什麼是可以的，也沒有什麼是不可以的。」

※註※

一、逸民：遯世隱居的人。

二、言中倫：言論合乎法度。

三、行中慮：行為經過思慮。

四、放言：恣意言論。

五、身中清：守身清白。

六、廢中權：發言合乎權宜。廢，本作發。

※人物簡介※

虞仲：即仲雍，周太王之次子，太伯之弟，王季之兄。王季之子昌（文王）有聖德，太王欲傳位於季歷及昌，太伯與仲雍知之，太王病，為避季歷之立，乃假為採藥，逃往荊蠻之地，斷髮紋身，裸身以飾，以

表示不可用。

夷逸：姓夷名逸，周大夫詭諸之後，食采於夷，以夷為姓，有謂逸非其本名，乃指為隱逸之人。

朱張：荀子以為朱張為春秋時吳人，貧而樂道。

少連：少昊氏之後，乃當時尚未開化地區的東夷人。

09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會意※

樂官之長的太師摯，遷到齊國；主持亞飯的樂官干，遷到楚國；主持三飯的樂官繚，遷到蔡國；主持四飯的樂官缺，遷到秦國；擊鼓的樂師方叔，遷到黃河一帶；搖小鼓的樂師武，遷到漢水一帶；樂官之佐的

少師陽，以及擊磬的樂師襄，遷到海濱。

※註※

一、大師：即太師，樂官之長。

二、亞飯干：天子一日四餐，諸侯三餐，都要奏樂。亞飯、三飯、四飯都是天子、諸侯用飯時，主持奏樂的樂官名，亞飯名叫干，三飯名叫繚，四飯名叫缺。

三、播鞀：搖小鼓的樂師。

四、少師：樂官之佐。

10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會意**※

周公對兒子魯公說：「領導者不可遺棄他的親族，不可使大臣埋怨為何不被任用，有功勞的老臣，如果沒有重大的過失，不可遺棄他，不可苛求一個人具有完備的才能。」

※**註**※

一、施：遺棄、怠慢。

二、怨乎不以：埋怨不被任用。

※人物簡介※

魯公：原為周武王封其地周公旦於曲阜的封號，由於當時天下初定，萬事待舉，仍留周公佐之。武王卒，其子成王年幼，周公攝政，成王元年，乃封周公之子伯禽於魯，世稱魯公，都曲阜。

11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會意※

周朝有八位賢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子張第十九

01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 **會意** ※

子張說：「士人面臨危險時，能盡力挽救；遇到可獲利時，能考慮合乎義理；祭祀時，能夠想到莊敬；居喪時，能想到哀傷，能夠如此就可以了。」

02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會意※

子張說：「固守道德而不能弘大，信仰真道而不能篤實，這種人有好呢？還是沒有好呢？」

03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會意※

子夏的學生，向子張請問交友之道。子張說：「你的老師子夏是怎麼說的？」子夏的學生回答說：「我的老師子夏說：『可以的就與他交友，不可以的就拒絕與他來往。』」子張說：「和我所聽到的不同：『君子固然要尊敬賢能的人，還要能容納眾人。讚美有善德的人，還要憐憫那些沒有才能的人。』我是一個大賢能的人嗎？對於他人有何不能容受的呢？如果我是一個不賢能的人，他人將拒絕與我交往，我如何能拒絕與他人交往呢？」

04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會意※

子夏說：「雖然是小技藝，必然有其值得觀賞之處，但就遠大處來說，恐怕就窒礙難行了，所以君子不肯去做。」

※註※

一、小道：儒家稱百工技藝為小道。

二、致遠恐泥：要想達於遠大目標，恐怕就窒礙難行。

05

子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 **會意** ※

子夏說：「每天能增進新的知識，每月都能復習舊知識而不遺忘，這種人可說是好學了。」

06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 **會意** ※

子夏說：「能廣博學習而且立定志向，切實發問而就近思考，仁德就在其中了。」

07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會意**※

子夏說：「各行業的工匠，能在自己的行業努力，才可以成就其事業；君子學習道業，要盡力才可以成就其道果。」

※**註**※

一、居肆：喻工作領域，即是其行業。

08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會意**※

子夏說：「小人犯了過錯，必定加以掩飾。」

※註※

一、文：掩飾。

09

子ㄗˇ夏ㄒㄧㄚˋ曰ㄩㄝ：「君ㄐㄩㄣ子ㄗˇ有ㄧㄡˇ三ㄙㄢ變ㄅㄧㄢˋ：望ㄨㄤˋ之ㄓ儼ㄧㄢˇ然ㄖㄢˊ，即ㄐㄧˊ之ㄓ也ㄧㄝˇ溫ㄨㄣ，聽ㄊㄧㄥ其ㄑㄧˊ言ㄧㄢˊ也ㄧㄝˇ厲ㄌㄧˋ。」

※會意※

子夏說：「君子的表情有三種變化：遠望很莊重，接近很溫和，聽他說話，也很嚴正。」

10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會意※

子夏說：「在位的人要取得百姓的信任，然後再去使喚他們，尚未取得信任，就去使喚他們，百姓會以為在虐待自己。要取得君王的信任，然後再進諫，尚未取得信任，就去進諫，君王會以為在毀謗自己。」

11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會意※

子夏說：「大的節操不可超越範圍，小的節操稍有出入是可通融

的。」

※註※

一、踰閑：超越範圍。

12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會意※

子游說：「子夏的學生，對於灑水、掃地、應對、進退等禮儀還可以，這只是小細節而已，根本的道理就沒學到了，這怎麼辦呢？」子

夏聽了之後說：「唉！言游（子游）說錯了。要學君子之道，何種項目先傳授？何種項目後傳授？以草木的種植做比喻，是各有不同的類別。君子之道怎可妄加教導呢？至於能有始有終的，那只有聖人才能做得到吧！」

※註※

一、抑末也：只不過是小細節而已。

二、後倦：往後慢慢傳授。

13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會意※

子夏說：「當官處理政務，有多餘精力就要多學習；讀書人學有所

成，要以多餘的精力，出仕從政服務百姓。」

14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 **會意** ※

子游說：「喪禮能盡力表達哀傷就可以了。」

15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 **會意** ※

子游說：「我的朋友子張，真是難能可貴，只是尚未篤行仁道而已。」

16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會意**※

曾子說：「子張具有堂堂的儀表，但最困難的是，還不能並行仁道。」

17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會意**※

曾子說：「我曾聽老師說過：『人平時不能有自然表露真情的時候，如果有的話，也必定是在親人死喪的時候。』」

18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會意※

曾子說：「我曾聽老師說過：『孟莊子的孝順，其他的人大都可能做到，但他不更換父親的遺臣，以及不改變父親遺留的政策，是最難能可貴的。』」

※人物簡介※

孟莊子：姓仲孫名速，春秋時魯國的大夫，孟獻子的兒子，以孝著稱。

19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會意※

孟氏任用曾子的學生陽膚當法官，陽膚向曾子請教。曾子說：「居上位的人失去正道，民心渙散已經很久了，如果能夠審察實情，應該要憐憫他們，不可因破案而得意。」

※人物簡介※

陽膚：春秋時魯國武城人，為曾子七大弟子之一。

20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會意※

子貢說：「殷紂的不善，不是像一般人所說的那麼嚴重。只是君子厭惡居於下流，所以將天下所有的壞事，都歸罪於他。」

21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會意※

子貢說：「君子犯了過失，就像日蝕、月蝕一樣。當有了過失，人人都看得到；當改過之後，人人都敬仰他。」

22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會意※

衛國大夫公孫朝向子貢問說：「孔夫子的學問是從哪裡學來的呢？」子貢說：「周文王及周武王的治國之道，尚未消失，還留在人間。有賢德的人知道他的大體，沒有賢德的人只記得他的小部分，但都保有文王、武王治國之道。我的老師有什麼不學的呢？又何必有固定的老師呢？」

※人物簡介※

公孫朝：春秋時衛國的大夫。春秋時諸侯之孫，其祖先曾封公爵，

遂自稱公孫，後以為姓氏。

23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會意※

魯國的大夫叔孫武叔，在朝廷向諸大夫說：「子貢比孔子還賢能。」子服景伯將此事告訴子貢。子貢說：「譬如宮室的圍牆，我端木賜（子貢）的圍牆，高度只到人的肩膀，站在牆外的人，都可以看到家中室內的美景。我老師的圍牆，高度有好幾丈，如果找不到門進入，是無法看到宗廟內部的美貌，眾官吏的富有。能找到其門進入的，或許

很少吧！叔孫武叔所說的話不恰當吧？」

※ 註 ※

一、仞：一仞相當八尺。

※ 人物簡介 ※

叔孫武叔：魯公子叔牙之後，因以為姓。為叔孫偌之孫，叔孫成子之子，名仇，謚武，是以稱叔孫武叔，為春秋末期魯國的大夫。

24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 **會意** ※

叔孫武叔毀謗仲尼（孔子）。子貢說：「不要這樣毀謗，仲尼是不可以毀謗的。他人的賢能，比如丘陵一樣高；仲尼的聖德，就如同日月一樣，是不可能超越的。有人雖然想自我棄離，這對於日月又有何傷害呢？只顯得此人不自量力而已。」

25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會意※

陳子禽對子貢說：「你太謙虛了，仲尼的學養怎能勝得過你呢？」子貢說：「君子說話要小心，話說對了，人家會稱讚他聰明；如果話說錯了，人家會取笑他不聰明，說話不可不謹慎。我的老師學養崇高，沒有人能超越，猶如上天是不能登梯上去的。我老師有機會能在國家執政，可說是『能以禮義教百姓自立，百姓自然能立身；以道德教導百

姓，百姓自然能奉行；以仁政安撫百姓，百姓自然前來歸附；以禮樂鼓舞百姓，百姓自然能和諧。』他在世時，受人愛戴，何等光榮；其離世時，受人思慕，是何等哀傷。如此偉大的人，有誰能趕得上呢？」

堯曰第二十

01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會意※

堯帝告訴舜說：「啊！舜啊！上天的運數就落在你身上，你要盡力奉行天命，實行中道。如果天下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上天的祿位就會無限期終止。」後來舜帝傳給禹時，也以這些話告誡他。

成湯向天帝禱告說：「在下履（商湯）冒昧地以黑色的雄牛當祭品，明白地告訴偉大的上帝：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上帝的臣屬，我不敢隱蔽不任用，一切上帝早已看得很清楚。如果我有罪，不要連累天下蒼生；如果百姓有罪，罪過由我一人承擔。」

周室得到上天的賞賜，善人得以富有。周武王說：「雖然我有很多親人，但不如有仁德的人。百姓有過錯，其責任在我一人身上。」

周武王得天下後，謹慎地制定度量衡，仔細審察禮樂制度，恢復已廢的官職，使全國政令暢通。振興毀滅的國家，承繼斷絕的後代，舉用隱逸的賢才，使得天下的民心歸附。所重視的：人民、糧食、喪葬、祭

祀。能寬容，就能得到百姓的愛戴；能誠信，就能獲得百姓的信任。做事勤敏，自然有功績；處事公正，百姓自然心悅誠服。

※註※

一、咨：嗟嘆語詞。
二、曆數：上天的運數。
三、允執其中：做事合乎中道。
四、予小子履：予小子，古帝王自稱。履，湯之名。
五、玄牡：黑色的雄牛。
六、皇皇后帝：偉大的上帝。
七、帝臣不蔽：，凡居官賢能者，都是上帝的臣僕。不蔽，一定舉用而不敢隱蔽。
八、賚：賜予。

九、謹權量：謹慎制定度量衡的準則。

十、審法度：仔細審察禮樂制度。

02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

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會意※

子張請問孔子說：「如何才可以從事政事？」孔子說：「要能尊崇五種美德，屏棄四種惡行，才可以從事政事。」

子張說：「什麼叫做五種美德？」孔子說：「上位的人要能施恩惠而不浪費，使喚百姓而不惹怨恨，雖有欲望而不貪求，身心舒泰卻不驕慢，雖具威嚴卻不凶猛。」

子張問說：「什麼叫做惠而不費？」

孔子說：「依據百姓有利益的事去做，使得利益，不就是施惠於民而不浪費嗎？選擇可使喚的時機使喚，又有誰會怨恨呢？想行仁德就得仁德，又何必貪求呢？上位者不可分人數多少，官位大小，行事不敢怠

慢，這不就是舒泰而不驕慢嗎？上位者平時儀容端莊，讓人看起來嚴正而肅然起敬，不就是威嚴而不凶猛嗎？」

子張又問：「什麼叫做四惡呢？」

孔子說：「不加教導，違犯就殺戮，稱為虐；不事先告誡，卻只看成效，稱為暴；延誤發令，卻要限期完成，稱為賊；發放財物，卻百般刁難，叫做有司。」

※ **註** ※

一、尊其瞻視：儀容端莊。

二、不戒視成：不先告誡，卻要看成效。

三、慢令致期：延誤頒行法令，卻要限期完成，否則加罰。

四、出納之吝：散發財物，卻吝惜財物。

五、有司：擺官架子。

03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會意※

孔子說：「不了解天命，就不足以成為君子；不知道禮儀，就無法立足於社會；不知道言行的善惡，就無法辨別他人的好壞。」

迴向偈

印經功德最可貴　化除煩惱生智慧
迴向冤親真懺悔　祈望災難能化解
從此平安幸福會　國泰民安無怨懟
依經奉行般若隨　明德親民至善垂
清靜無為自然歸　一切理想皆順遂

歡喜結緣・請廣爲流傳・歡迎參加護持印經



心靈館 26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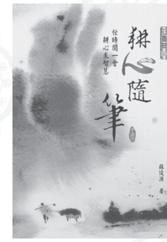
心靈館 27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中）



心靈館 28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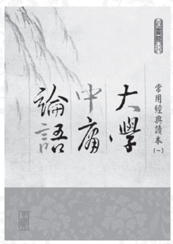
心靈館 29　25K
心靈深呼吸



心靈館 30　32K
耕心隨筆



心靈館 31　25K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說玉樞寶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32　32K
常用經典讀本（一）



心靈館 33　25K
常用經典讀本（二）



心靈館 34　25K
四聖書白話註解



心靈館 35　25K
順天聖母寶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36　25K
大道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37　32K
心靈雋語千句品賞



心靈館 38　25K
學庸會意



心靈館 39　25K
論語會意卷上



心靈館 40　25K
論語會意卷下

索取方法：
①直接到流通處請書
②外地可附回郵信封寄
　到流通處請書
（郵資、運費請來電洽詢。）

聯絡專線：
林雲河
（02）2680-9658～59
張小姐
（02）2226-15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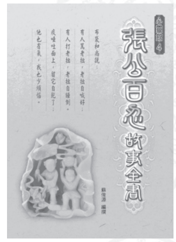
心靈館系列　智慧的書籍可以淨化心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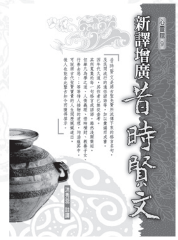
心靈館 1　25K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解析



心靈館 2　25K
清靜經 白話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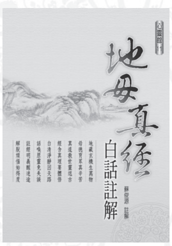
心靈館 4　25K
張公百忍故事全書



心靈館 9　25K
新譯增廣昔時賢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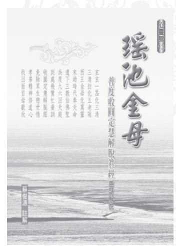
心靈館 10　25K
黃帝陰符經探原
附：呂純陽祖師百字碑解說



心靈館 11　25K
地母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2　25K
皇中家書白話淺註



心靈館 13　25K
瑤池金母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白話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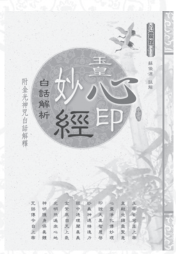
心靈館 14　25K
驪山老母玄妙真經白話解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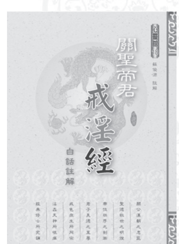
心靈館 15　25K
九天玄女救世真經治心消孽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6　25K
天上聖母經白話解釋



心靈館 17　25K
玉皇心印妙經白話解析



心靈館 18　25K
關聖帝君戒淫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9　25K
人之道



心靈館 20　25K
還鄉直指



心靈館 21　25K
永嘉真覺禪師證道歌
白話註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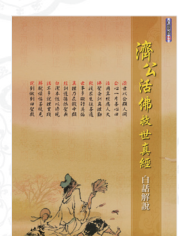
心靈館 22　25K
心經淺說



心靈館 23　25K
媽祖略傳



心靈館 24　25K
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傳奇



心靈館 25　25K
濟公活佛救世真經白話解說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論語會意 / 蘇俊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多識界圖書文化, 2012.12
冊 ; 公分. -- (心靈館系列 ; 39-40)
ISBN 978-986-6574-23-8(卷上 : 平裝). --
ISBN 978-986-6574-24-5(卷下 : 平裝)

1.論語 2.注釋

121.222 101025409

系列名 / 心靈館系列 40
書 名 / 論語 會意卷下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www.multiviews.com.tw

編著 蘇俊源
封面設計 簡文章
排版設計 福美設計工作室 02-22450745

出版者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發行人 蘇俊源
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7號7樓
電話 886-2-2226-1515
傳真 886-2-2226-1010
網址 www.multiviews.com.tw
電子信箱 multiviews@so-net.net.tw
劃撥帳號 19431985
戶名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初版日期 2012年12月1000本

◎非賣品◎歡迎索取・廣為流通（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流通處 ① 新北市樹林區樂山里中和街90之1號
紫霞聖地羨君堂 林雲河
電話：02-2680-9658～59
②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電話：02-2226-1515 張小姐

尊重版權・歡迎印贈